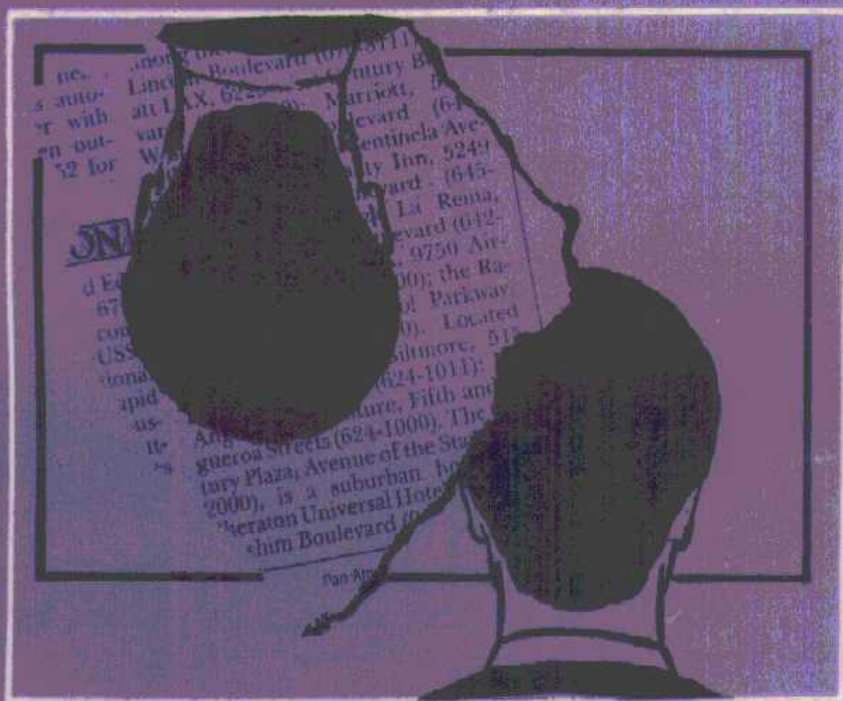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心理危机及 成人心理学

(美)约翰·拉斐尔·施陶德 著

于鉴夫 周丽娜 译



华夏出版社

心理危机及 成人心理学

[美]约翰·拉斐尔·施陶德 著
于鉴夫 周丽娜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前 言

成人发展领域是一门比较新的领域。虽然在人类发展研究过程中，人们已对儿童及青春期发展做过重大的理论阐述及经验性探索；但是直到最近，在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当中，还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认为随着生物学意义上的成熟，成人早期的发展也就结束了。就是“成人期”这个词，也没有术语“儿童期”及“青年期”那样具体。“成人期”经常作为一种概括意义上的词，被不严格地运用着，它泛指一个人达到生物上的成熟或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21岁时）所蕴含的各个方面。近来，一生发展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划分并分析生命后期发展阶段，而且在生命周期理论构架中考虑成熟的进程。尽管人们对整个人的一生的兴趣不断增长，但是，就成年生命的各个阶段及发展任务而言，我们所知甚少。对青年期、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转变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对于成年转折知道得很少，对后更年期转折的了解则更是微乎其微。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成人期没有受到普遍重视。我们仍然缺乏一种关于人生发展的系统理论。

已知的成人发展领域是新的和不成熟的。所以，当前没有一种普遍公认的理论，甚至也没有有效的、经过经验证明的概念，这都是不足为奇的。在这样的理论形成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因此，我决定在我的书中，把侧重点放在成人发展心理学理论的先驱——卡尔·屈斯塔夫·荣格对成人发展进行的研究及他一生中的成人发展过程。

在我的著作中，我介绍了荣格怎样通过个人后半生生活及临床经验，发展了他称之为“个体化进程”的理论。我着重介绍了他的中年危机，按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实质性的事情都已形成”（荣格，1961年）。这种经验为他毕生的事业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我花了45年时间，从我的科学工作这一容器中提取出各种经验，并将其记录下来。做为一个年轻人，我的目标就是在科学上取得成就。但是，我突然撞上了这股溶流，这股火一样的热流重塑了我的生命。就是这一原始素材迫使我去研究。我的著作应或多或少地被看做是把这种炽热的物质与当代世界图景相结合的成功努力（荣格，1961年，第199页）。

只有从荣格的个人智识的发展，特别是从他成人后期、成人中期发展的观点看，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工作。

我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方法，我曾力图从内在的，如感受到的、体验到的角度去观察荣格的发展，也曾从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角度去观察他的发展。我的整个框架是一生发展心理学。但是，我所强调的重点是荣格生活的转折点、转变以及他对这些转变的反应。这样，我力图将他理论的发展与他自身发展进程连结到一起。

这本书是按下列方式组织的。第一章，我概括了一生发展心理学的历史，讨论了作为心理学科的附属分支——成人发展心理学的出现。然后，我确定了荣格在这一领域中以及在其他先驱者当中（如G·斯坦利·霍尔、夏洛特·比勒以及埃里克·埃里克森等人中）的地位。最后，我简要地指出我所看到的这一领域当前的状况。第二章，我讨论了1900—1912年间荣格作为一位学者式医生时的个人的和智力的发展。在这些年中，荣格初步形成了成人人格。

他做了一些与他职业有关的重大选择：婚姻、住所及生活方式，这些奠定了他在成人世界中的地位。他发展了与一位良师弗洛伊德的关系，但最后为了创立自己的思想理论，又与他绝交了。第三章，我强调了荣格在中年期所面临的成人发展任务以及他怎样在1912—1922年间否定了旧的生活结构、发展了新的生活结构。第四章，写了荣格以自己后半生的切身经验为基础，发展了个体化进程理论。我特别强调了1916年荣格从成人危机摆脱出来后他的著述。我又介绍了他怎样发展了主动想象技巧并以此做为解决意象的方法，又怎样在他的《心理类型》这本书中发表自己的新见解。最后，我讨论了荣格的发展理论并把它与他在后半生经受的变化联系起来。

结尾，我评价了荣格对成人发展心理学的贡献，并评述了他理论的局限性：囿于他自己的人格类型。我认为荣格原型心理学补充了占主流地位的发展理论中的自我心理学。荣格的人生发展心理学深奥难解，他没有集中在获取自我的能力上，而是从人生平衡、多维及总体角度上去评价人生。他强调要发展自身没有得到发展的那一面，自我与自身中非自我方面是一个自调发展系统，要使它们之间保持不断的联系。荣格的理论对在当前人生发展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自我心理学起了补充作用。

在成为一位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之前，笔者曾是一位研究欧洲理性的史学家。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席勒的传记。席勒是一位有着多维人格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及文化评论家；因为对当代文化及社会采取了独具特色的评论，他以“天主教的尼采”而闻名。那时我就很钦佩席勒，也很欣赏与他同一时代的其他德国学者，如卡尔·荣格、马丁·布伯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主张的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

促使我写荣格传记的原因是他的信札的发表，尤其是他与弗

洛伊德之间的通信的发表。做为一位当时居住在苏黎士的传记作者及理性史学家，我是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的。通过研究席勒的生活和著作，我成为一位社会学家。我不想通过进入荣格学院对荣格心理学进行现场观察研究而取得资料，以此成为荣格分析者。1960年，写《青年与宗教》时，我曾住在洞穴，与那里给我提供资料的成员交谈。据此，我发现自己是在讲德语的瑞士首都苏黎士，这是一个“不，你不能”之国。身为外向的罗马天主教徒，意大利人、墨西哥人、法国人及犹太人的混血后代，我发现自己难以适应冷漠孤僻的讲德语的瑞士基督教徒式生活。由此我认识到荣格分析不仅是一种内向的社会化，而且是对阿尔卑斯人善于思考的气质的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跨跃阿尔卑斯山，来到荣格最喜欢的地方之一——美丽的格马焦雷湖畔的埃拉诺斯，并住在那里。埃拉诺斯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就象瑞士、意大利的饭菜和文化一样，它把我在苏黎士与希尔曼以及其他学院成员进行的每周分析和培训课中解放出来，使我从中得到自我调节。

荣格家庭成员和荣格的妻子对我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他们还是给了我许多帮助。然而弗朗茨·荣格认为，既然我不是一位瑞士心理学家，又怎么能理解他父亲的生活和思想呢？他建议做为一位史学家，我最好花些时间研究一下俾斯麦。在学院里，如果我提出一些社会性问题，人们会报以一种回答，说我的神经一定不正常，我应该到梦中寻找答案，并且应请分析心理学家解答这种社会性幻觉。

我必须承认这个学院的人们，尤其是占学生大多数的牧师和基督教徒，对荣格采取的尊敬态度以及装出的神圣的样子，这些引起了我爱捉弄人的天性。我象早年烦扰耶稣牧师那样向他们提出有关恶魔的、易使人激怒的问题来捉弄他们。荣格学派会说，

是诚实学生的道学气激发出我的阴暗面。

不管怎样，希尔曼、大卫·米勒、吉勒斯·吉斯普尔和玛丽·路易斯教授的讲授把我从大多数充满了教义式回答气氛的课堂中解救出来。

最后，我没有从这个学院拿学位证书而是回到美国，在那儿和伦敦完成了心理学学业。

我没有按原定计划写荣格的思想传记，而是象汉斯·卡斯托普那样，七年之后，离开了瑞士充满魔力的群山，回到大学研究的平原，脑里装满了荣格心理学的知识，但又决心把自己的立足点基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如果缺少联想、幻想的传统，也应该少一些唯我论）。这本书就是从魔山中返回的努力的结果。

在这本书中，我把一生发展心理学方法、理论知识与比较社会学、欧洲社会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要从整个人生过程角度理解人格生理的发展，必须掌握生物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知识，仅靠心理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性、个体社会活动、事业、家庭生活、社会阶层、社会运动、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变化。总之，我们必须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研究个体生活，传记能使我们在个体及社会中更深切、更准确地研究人格。

分析这些研究材料框架是和有创造个性的、复杂多面性相对应的历史发展心理学。个体生命发展过程经常给人一种错觉，即个体在社会历史的真空中发展。虽然心理学家已经对个体和其他个体关系进行了大量的阐述，然而他们忽视了个体与群体、机构及其他社会系统的联系，这些关系的研究都留给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另一方面，在通常社会学研究中，个体生命经常被视为受社会结构支配的一群社会角色，人们很少注意个人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心理方面、或个体人格的形成、表现、社会角色的进展的途径。避免心理化简主义同等重要，因为它的基本思想是：

个体社会活动来自内心幻想、动机、认识官能或习惯。这种化简主义使社会成为一种附属现象，也使它成为个体心理学的一个旁支，而不是影响个体生活进程的主要力量。我们所需要的和要做的就是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观点熔为一体。这本书把来源于第一、第二手材料的严谨的社会、历史、传记分析与从心理分析理论和一生发展心理学吸取的分析个案结合起来。

按照埃尔斯·弗伦克尔·布龙斯韦克和夏洛特·比勒及继承者亨利·默里、罗伯特·怀特和丹尼尔·莱文森的观点，我认为创立成人人格发展的理论，必须从传记心理学开始，即从对一定环境中个体生命的研究开始。我很同意贝尔尼斯·诺伊加顿的观点：

成人人格发展理论只有在更多的可靠的方面成为可测时，才能出现。同时调查者要耐心地进行必须首先完成的描述研究；同时还要坚信理论和更精确的研究设计必须来自于而不是先于对成人的系统性观察。

每种理论的发展都来自于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生活总是要比强加在它之上的模式或理论更复杂、更有趣。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寻求保持心理学及社会学分析的标准方式与人类学、历史学学术成就表达方面之间的平衡。这本书把基于对第一、二手材料经验性研究的精确的社会历史分析与一生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模式结合起来。人文主义者寻找文化成果的闪光点，把所有的分析原理作为相对内容的相对物来处理。我试图暂时寻找解释一种领域两点相交的人工制品。按历时或垂直方向：确立了题目与荣格生活过程，心理学史或同种文化活动的先前表示法的关系。按共时水平方向：评价了荣格的生活、著作与其他人生活的关系、以及他的生活、著作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及领域出现的一切关系。

身为一位历史学家，我想就荣格在当代思想史及社会理论上的地位做几点说明。认识上，荣格属于产生在19世纪后期的反历史循环论派别，尼采正是这种理论的初期导师。马克思、杜克海梅、帕雷图、韦贝尔（他们都是社会学之父）认为历史与社会是随时代而变的现实。而荣格那一代认为19世纪人们相信的进步已经不存在了，历史再也不象19世纪时人们相信的那样隐藏着许多秘密。这一代人包括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卡尔·克劳斯、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马克斯·席勒、埃米尔·拉斯克、托马斯·曼、雷纳·玛丽·里尔克、赫尔曼·海赛、马丁·布贝尔、阿尔弗雷德·杜勃林，生于80年代的罗伯特·穆西尔、奥斯瓦德·施本格勒、奥托·魏民希、卡尔·雅斯贝斯、弗朗茨·卡夫卡、恩斯特·布洛克、埃里克·卡洛、乔治·卢卡奇、卡尔·巴尔特、戈特弗里德·本·赫尔曼·布罗克、保罗·蒂利希、马丁·海德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从怀疑知识到从不适当的教条主义形式出发，这一代思想家意识到人类文明的脆弱和简短。虽然他们在世界大战之后也采用了广泛的社会学和思想的分析方法，可他们的基本动力是心理学、人种学、美学，他们着重于文化内部危机。面临着旧宇宙论的衰败，他们试图重新发掘出无意识、性和梦的正面价值。这意味着做为自己媒介的语言、象征，及做为创造之源的无意识都具有新的重要性。虽然他们试图战胜19世纪80年代的悲观主义思想，但他们自己也位于深渊之谷，处于自杀、绝望的边缘，他们专注于生物学上的缩减主义和死亡的生机论者。他们的失落感（感到缺乏连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荣格在传记中叙述道，他在巴塞爾长大，受中世纪文化的影响。他对现代派的评论如同席勒、拉加德、朗拜因和其它群体人、群体社会保守宗教评论家一样，这部分是由于他不能也不愿意

适应周围变化的世界。他从平静的德国基督教回顾到18世纪前民主主义前工业的欧洲，然后又回顾到中世纪、古代。由于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荣格对欧洲人的唯一忠告就是要继承基督教自省的传统。象席勒一样，荣格催促现代人去忏悔，抛弃自己的傲慢和唯物主义思想，返回宗教之本，寻回失去的灵魂。

每个人都需要革命，分解内部，推翻现有的秩序而重新开始。但是不应在基督教的伪装之下或在责任感及其它无意识地获取个人权利而说出的委婉动听之间的掩盖之下，把它们强加于邻人。个体反省，返回到人类本性之本，带着个体及社会必然性，回到内部深处——这是治疗当前盲目迷蒙的初级阶段。对人类精神感兴趣是本能地返回自身的一个征兆。

象其它同龄人一样，荣格否定当代科学技术和官僚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特点就是机械论、再生产、可测性、抽象性、功能性、理智性、人类关系中的媒介、现代人精神异化。荣格认为现代人过于文明了，因而，他们在本质上和精神上都脱离了根本。资产阶级在文化及社会上获取联盟的失败激发了荣格与同代人的思想创造力。事后从历史的角度看到，他们与19世纪先辈而不是1914年的虚无主义者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荣格认为“寻找意义”是后半生的任务，也是他那一代对不可知的20世纪的寻求。

我既不推崇过份的乐观主义，也不喜欢空想，我只关心人类个体的命运——它是组成整个世界的一个无限小的单位。如果我们充分理解了基督佳音，就会看到，连上帝都会寻求自己的目标……个体知道吗？他的补充重量也能使天秤倾斜（荣格，1970年6月）。

荣格警告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是落后的，它没有跟上技术和社会进步的步伐。继先知之后，荣格痛斥现代人短浅的目光、平庸，

将人生看作两代人之间的环形的内在联结的束缚，因而这最后危机的成功解决是十分重要的。童稚的真理，最初自我的张力依赖于成人的完善、最终的自我张力。当他们循环时，一种文化既重视老人也同样重视年轻人，两代人之间才将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充实。

丹尼尔·莱文森和生命结构理论

成人发展理论从诞生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年轻的领域中，最综合的理论便是丹尼尔·莱文森和他的耶鲁大学同行们提出的理论。但他们仅仅是广泛地彻底地研究男性中年期，并将其纳入一生的框架之中的学派。莱文森的材料局限于男性；我们还不知道同样的分析是否适合于女性。

莱文森的概念构架，包括“个体生命结构的进化阶段”，要比以往的那些集中于自我发展、认知发展、道德发展或其他一些人格机能领域发展阶段论更开阔一些。它是目前使用的最全面整体化的一般发展理论。他的理论不是一幅详细说明每个人都必须遵从的、独一无二的标准过程的蓝图。这一理论的作用在于它指出了每个人在连续的阶段中必须处理的发展的任务，指出了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个体生命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莱文森、达尤、克林、莱文森和马可，1978年）他的理论雕出的不是一幅单一的刻板，而是为被看作可以扮演一系列不同角色的每个个体生命提供一个标题。

莱文森理论的核心有机概念就是“个体生命结构”，他认为这一生命结构是在成人阶段进化成的一相对有序的结果。“它由一系列交替稳定的（结构建构）阶段组成。”（莱文森等，1978年，第49页）每一稳定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建构一生命结构。人们做这

登伯格、剑桥柏拉图派以及布莱克时，我们返古时努力寻找到的清晰界线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奥尔尼，1980年，第23页）。

诚然，荣格思想的根基是他称为柏拉图的传统。他认为欧洲理性及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在很大一部分上也来自柏拉图传统。正如怀特黑德所说，从长远角度看，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亚里斯多德主义者。荣格在《心理类型》中也做了同样的说明。因此，在本质上说明荣格是怎样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并不能以此为充分理由确立他在历史及理性上的地位。

按照我的观点，荣格的社会和理性基础的关键在于德国基督教和资产阶级19世纪前期浪漫理想主义传统。在年轻时的幻想生活中，荣格把自己幻想为18世纪修饰整洁的绅士，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学生，一个小村庄里教区牧师恭顺的儿子。做为18世纪的绅士，他有权力、智慧、风度，他能得到可怜的牧师儿子不可奢望的尊敬。这样的幻想使他能把自己与德国古典文学和思想创造者联系起来——歌德、席勒、赫尔德林、满瓦利斯和哲学家康德、莱布尼茨、叔本华、谢林、费希特及黑格尔。他的理论根基是德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些有条理的稳定的天地与已经异化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有趣的是，在80岁生日接受采访时，荣格高兴地道出了自己的知音，这个与荣格有同样思想和经历的伟人生于18世纪。荣格恶作剧式地眨了一下眼睛，问记者能否猜出这个人是谁。康德？歌德？黑格尔？都不是。信仰哈希德议的拉比·贝尔（犹太教），伟大的玛吉德，荣格说。1944年，荣格一连几星期昏迷不醒，濒于死亡之边缘。那时他经常出现神秘的幻觉，从那之后，他就一直戴着他喜欢的犹太法学博士帽。18世纪的犹太教教士如同炼金术士诺智派一样，荣格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精神，他祖先的一种精神。

虽然他把18世纪理想化，但荣格纯属于19世纪的人。他年轻时的典范和崇拜的英雄是巴塞爾的新人文主义者，如雅各布·巴克哈特、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些人在荣格出生之前曾就教于巴塞爾大学预科学校和大学。荣格在自传中写道，孩童时代，当他看到伟大历史学家巴克哈特和巴霍芬在教堂广场巴霍芬家的台阶附近交谈时，他感到很激动。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新人文主义思想对荣格的影响与他父亲、祖父、母亲及叔父的基督教对他的影响一样大。巴克哈特和尼采也是牧师的儿子，巴霍芬是富商后裔，他站在同样的基督教立场上。基督教的传统要求人们有责任感，勤俭，有公民意识，有礼貌。

新人文主义者解释了古典风俗习惯，贝诺尔德·伯克林在1880年为巴塞爾市政厅及博物馆作的古典壁画更加逼真地把它表现出来。荣格对这些作了了解，所以上大学时，他就对考古学感兴趣。由于经费问题，又加上他喜爱科学，他选择了医学。象他那个时代其它学者一样，他在大学必须学习原文著作。荣格的父亲曾经获得古典和圣经博士学位，他在家辅导荣格。当荣格上中学时，他的拉丁语极好，所以他的老师鼓励他继续自学。甚至到老年时荣格还能毫不费力地读一些消遣性文章。

19世纪古典教育方式的结果是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对荣格非常重要。事实上“它们比20世纪令人迷惑的世界更真实”。其实，荣格非常注重古典精神，他最后转向古代神话，以此作为他整个生活的参照点。托马斯·曼在晚年提到的神话对古代理人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荣格。在他关于弗洛伊德的优秀论文中写道：“深蕴心理学具有暂时的意义，人类精神原始的基础是原始时代。这时是产生神话的重要时期。为神话提供了原始资料使神话形成原始形式和生活方式。因为神话是生命的基础，是永恒的先验图式，是当生命从无意识重新产生自己的特性时的虔诚形式。在人

世界的某些方面，同时又内化另一些方面，作为成人发展的基础。

这一转折时期的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为生活在成人世界打下基础。在这一时期，一个年轻人对于成人生活的特定方式的知识、价值、意向都是模糊不定的，或具有极其幻想的色彩。院校或者军队组织提供了机构性的社团，在此许多年轻人开始孕育和他们的家庭分离，开始进行为完成早期成人转变所必需的内在和外在发展的工作。

进入成人世界（22岁——28岁）

如同所有发展的转折一样，成人早期的转折紧跟着的就是更稳定的时期，在此，新的生命结构一定要建立。一个年轻人现在就要试图去确定一种职业，建立更成熟的友谊和性联系——包括婚姻。这一时期的发展任务是达到一种认为自己是一成人的最初感觉，并基于他的兴趣和目标形成一初始的生命结构。这是一个探索时期，要进行一些重要的选择。

莱文森认为，许多但不是所有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个人前途之梦步入这一时期。这个梦经常和他们的工作联系着。一位年轻人可以梦想成为公司的经理，或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莱文森指出，这个梦对于未来的成长十分重要。没有这个梦，生活将充满压抑或使你感到空虚。在后半生，这一指令性意象或梦的恢复以及关于它的失败就成为主要的发展问题。大约50岁左右的主要变化经常是由于一个人背叛或妥协自己的那个梦的感受而引起的。

莱文森及其同事发现，这一时期总有一个良师和一个人的未来成长密切相关——也和他的成功密切相关。8岁到15岁，这位良师也许是教师、老板、编辑或有经验的同事，这些人代表着一种年轻人追求的成就水准。他邀请年轻人进入他的世界，展示他周围的一切——更关键的——赠予他幸福之梦。这样，良师不仅帮助培养年轻人的发展，也增强了年轻人的成人感。此外，莱文森

女工作而不是男人的工作。荣格作出结论：“我只能拿历史尺度来衡量自己，而根据现代思想，它没有太大的意义。”（荣格，1961年，第6页）

荣格中年转变经历与他的原型宗教有关。心理学成为神话，里比多转为活力，父母意象成为原型结构。在个体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永恒的形式、柏拉图和叔本华思想。对于荣格，这种通过表面看本质和内在精神结构的行为按他的先辈的基督教观点来看是神圣的。为了使创造者意识到自己的造物，人类意识到自己，他的号召必将给黑暗带来光明。

弗洛伊德用扩充的手法，展示出我们心中的谋策和各种想法。而荣格却把心理分析转换为心理综合。通过重新神化心理学，荣格增加了基督教神话，使个体生命有了意义。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只停留在自然历史的水平上，认为人类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对百万年进化理论的重复。荣格认为心理历史给他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景象。他把意识的思考这个奇迹称为第二天体演化学。在庞大的显然是无意义的生物界的混乱之后，荣格感到他的一种意义神话了：“借助于思考人类脱离了动物世界，用自己的头脑解释出是自然助长了意识的发展。通过意识，人类认识到世界的存在，对大自然有了了解，由此便进一步证实了创造者。”（荣格，1961年）

最终，荣格同意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安拉斯希·莱西斯的论说：

“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上帝就一分钟也不能存在。如果我毁灭了，他也终究会放弃幽灵。”

荣格的玄学建立在德国浪漫理想主义和宇宙泛神论基础之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孩童时在牧师家中获得的经验。

荣格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亨利·A·默里教授了解老年时的荣格，他描述道：

当首次面临每个不同的自身不可言喻的秘密时，荣格表现得很谦卑。他坐在桌旁，手拿着烟斗，绷紧每根神经，猜测每句话的象征性意义。他毫不犹豫地去承认在奇怪、费解的现象面前产生的疑惑。他也从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做出评论的暂时性。更不犹豫地强调取得更大成就所受的限制和遇到的困难。“无论谁走近我”他会说，“都应把自己的生命攥在手心里。”这样的声明、坦白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使病人认为医生是无敌的。与此同时，也使病人明白他们应对自己采取的决定负责。

当然，一些学者的学问比荣格更多。一些诗人甚至创造出更奇妙的暗喻来表达他们的主观体验。许多医生和教士都能把自身精神、灵魂献给向他们求救的受难人。“但是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没有几个人能深切地感到情感、思想、行动的独特性”。（默里，1902年）在拯救别人灵魂时，也很少有人值得信赖，并且不具有很深的洞察力；更很少有人在吸取源于丰富生活经验的知识财富时，有丰富的想象力，尽管这些知识财富对我们理解目前的问题很有帮助。荣格“不愧为语言大师，他把自己的思想用词语精确地表达出来了。对存在的困难，他给我们新的惊人的启示，暗示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提示出补救的办法以及从事拯救工作的勇气。”（同上）

用初次见到荣格的一个青年人的话来说：

荣格博士是我所见过的精力最充沛、能容纳一切的人。我不知道怎样，也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测量他的圆周和直径。我只好用一种特别忧伤的试金石来测验他的智力。我缠着他，要他解释我认为自己最了解的自身。结果，荣格对我的苛刻问题做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一小时之内，我确立了生活

的新方向。以后的几天，奇境中的拦水大坝被冲开，我立即体验到在书本上找不到的无意识经验。我渐渐地认识到自己现有的生命只是小小的冒险，我所认识的世界没有终点。我认为自己不是由时间、地点这些标准铸造成形的，而是为呈现、意识、完成、联系做斗争的促进者、继承人。

所有这些或比这还要多的，我都归功于荣格。（同上）